

生死之斗

就这么一阵功夫，两个人俱都冒出汗水来。

小五子心中明白，自己刚才杀的两个都不会武功，如果来对付这披黄披风的人，他大概只有死路一条。

两个大汉的哀叫，并未引来石成玉的关切与注意。

他不是不关心二人的死活，而是与他交手过招的敌人太强悍，钱一串实非等闲之辈，能跻身于江湖七恶之林，就是一流高手。

石成玉既有伤在身，他必须专心对敌。

钱一串早就知道，凭小五子的机智与武功，对付两个不会武功的汉子，他应该手到擒来，否则，小五子就不配是七恶的接棒之人。

小五子没有令钱一串失望，而且出乎意料的快当，两个大汉先后发出哀怨，钱一串已咧嘴笑了。

到了这时候，“大漠黄风”石成玉也已尽出所学，三尺窄刃弯刀，带起强劲的力道，走着矫卷强劈的势子，幻化出层层赤光，冷焰流闪中，也已囊括了方圆两丈之地。

不错，他的成名刀法“屠龙七十二杀”，全部施展出来了，因为他明白，这是一场生死之斗。

暴退旋腾，闪掠疾走，钱一串笑道：“厉害！”

石成玉猝向横掠，反劈杀，“咻”声飘起，人便往上升起，掳掠之下，又是四式二十四刀，只见劲风如削，刃芒成片，端的凌厉狠猛。

钱一串的动作闪掣如电，倏忽游走腾掠，短刀呼啸飞削如

电中进出穿过，刹那间便完全躲开对方的一轮狂杀。

冷叱一声，石成玉的身法又变，他以极快的并肘旋刀，交织成一片不大但却坚固的刃墙，猛往敌人推去。

而钱一串却突然一声冷笑，以同样的短刀截杀封扼。

钱一串的短刀正符合短杀，双方旋转似螺，刃锋溅露的光芒便也似宝塔状般往空推展。

刹那间又是十五招过去。

忽然倒翻身，石成玉迅速甩掉大黄披风。

钱一串皮笑肉不笑的道：“怎么着，脱了衣裳干？”

石成玉沉声道：“至死方休！”

钱一串冷冷道：“你心里明白，我绝对不会让一张会说话的嘴巴走进总督衙门的。”

石成玉大吼一声：“杀！”

三尺窄刃刀洒出一片凌厉无匹的极光，猛古丁往对方头顶落去。

钱一串短刀横拨，斜着身子往左跨！

便在这时候，忽见石成玉腾空而起，一个身法之后，便往小五子站的地方跃过去！

小五子站在钱一串的右方，他怎么会想得到姓石的往他杀过来？

石成玉可不比那两个汉子好应付，小五子心中最清楚不过。

头顶上的刀声如啸，小五子就不知道如何去应付，他实在没有应付的力量。

不等头上刀落下，小五子一招“巨蟒归洞”，身子便贴着地面滑出一丈远！

他也只能滑出一丈远，如果是白尔艳，便可以滑出三丈外，因为这是白尔艳的“蛇行功”绝招之一。

刀锋在小五子的头顶半尺处削过，石成玉却在小五子躲过他的一刀之后，便立刻拔腿急奔。

他的企图，就在他这一奔中流露出来——他要施展如黄风般的飞行术，奔向长安城了！

小五子在闪匍中，习惯的又取出他的短刀。

他总是叫敌人不知道他身上带着刀。

当他看到石成玉砍来一刀之后，不由得甩手打出手中短刀！

这是他的本能，也是他唯一能做的，因为他清楚，凭自己的力量，休想追得上姓石的。

果然，他的短刀发生了作用。

短刀打中石成玉的背，但闻石成玉“啪叱”一声落下地，便见他反手拔出背上的短刀，恶狠狠的怒视着小五子。

于是，钱一串迎上来。

“干得好，小五子！”钱一串大加赞扬。

小五子道：“谁叫他拿刀欺侮我一个小孩子？”

钱一串忽然腾空而起，快不可言的越过小五子，只见他宛似驭着一朵云一般，掠过石成玉的头顶，就在石成玉尚未举起长刀的刹那间，钱一串已哈哈笑着落落地。

石成玉闷哼着往地上跌坐，他没有吼叫，更没有闪动，但双目却流露出狠毒的眼光，鲜血就在他跌坐在地的时候，从他的头发中往外冒。

他的头顶被尖刀捅了个血洞。

钱一串对小五子道：“快，把尸体拖进高粱地。”

小五子道：“为什么？我你拍屁股走人有谁知道？”

钱一串道：“你知道个屁，如果死的是普通人，我当然不会管，可是死了个石成玉就不同了，他是总督下帖子请的人，一旦被总督大人知道，对我们的事情就有妨碍，快，动手把尸体藏起来。”

小五子一听有道理，拖着尸体便藏到高粱地。

钱一串抬头望望天色，笑道：“赶到望月楼去，可好生喝一顿了。”

钱一串挽着小五子，二人走出高粱地，大路上的行人已稀，夕阳冒出血一般的大红色，可把大地染得就像涂了一层红颜色。

走进长安城，小南门附近的人潮正拥挤着，因为这儿的酒楼茶肆，赌场妓馆也最多。

钱一串带着小五子来到望月楼，二人尚未走进去，忽见一个汉子，满面春风的往外走。

钱一串猛拉小五子，二人转到门外街角上，钱一串流露出惊讶之色。

小五子低声，道：“钱叔，你看到什么人了？”

钱一串低声道：“说了你也不会知道！”

小五子道：“你说了，至少我以后也会认识他呀！”

钱一串道：“你的话有点道理，这个人你是应该认识一下的。”

小五子道：“那就走哇！”

钱一串看看望月大酒楼，里面传来器闹人声，当然酒香菜香的味也也随之飘出来。

随着飘的香味，一个汉子抖着长衫也走出来。

钱一串指着那汉子，对小五子道：“你看清楚了吗？那家伙就是八邪之一的‘黄雀’巴结。”

小五子望过去，那人已往街上走去，小五子只觉得这人十分洒脱，宛似个大商贾一般。

钱一串想起罗老大的话，他要自己注意西京江湖人物尤其是八邪之人。

看了一眼望月酒楼，钱一串伸出舌头舐舐嘴巴，咬咬牙对小五子道：“走，我们盯住他！”

小五子道：“钱叔，你不饿？”

钱一串道：“难道你饿了？”

小五子道：“如果钱叔不饿，我也不饿！”

钱一串一瞪眼道：“你这是什么话？”

小子五笑嘻嘻的道：“如果钱叔不饿，我便不敢说饿。”

钱一串伸手拧着小五子的脸蛋，叱道：“你是跟那个学的如此滑头油嘴？”

小五子笑道：“跟你们学的呀！”

钱一串忽然哈哈笑道：“对，是跟我们学的，学以致用你的前途便无限了，哈……”

小五子心中真不是滋味，他已知道自己是大侠南英的儿子，偏偏自己又跟着七恶。

钱一串与小五子果然盯上前面走的“黄雀”巴结。

错不了，前面正是八邪之一“黄雀”巴结。

八邪已有两个出现在西京，从“死要钱”娇娇的口中钱一串也知道，八邪也盯上总督府的那批财宝。

但八邪究竟来了几个，钱一串当然想知道。

罗老大更想知道，罗老大甚至想知道八邪的计划。

街的转角处有一间高台阶大房子，前面的“黄雀”巴结往台上走，他根本想不到会有人盯他的梢。

钱一串远远的见巴结走进大门里，便笑着又拉着小五子回头走。

愣了一下，小五子道：“怎么不进去？”

钱一串指着大门外的六只大灯笼，笑道：“你可认识灯笼上的字？”

小五子苦笑道：“斗大的字，白阿姨才教了个我半斗。”

钱一串指着右面的灯笼，道：“右窗的灯笼上面大字是‘姜’。”

小五子跟着念：“姜”。

他笑着又问道：“炒菜用的姜。”

钱一串一怔，道：“别管他是不是炒菜用的姜，你只要跟着我念就对了！”

小五子念道：“姜！”

钱一串指着第二盏灯笼，道：“第二盏灯笼上写的是个‘子’字。”

小五子念道：“子。”

小五子笑着又道：“这个字我会，白阿姨教我学‘小子’二字的时候，就是这个‘子’字。”

钱一串又道：“第三只灯笼上写的是‘牙’字。”

小五子念道：“牙。”

钱一串又道：“前三个字合起来念，就叫‘姜子牙’。”

小五子立刻重复着念道：“姜子牙。”

笑笑，钱一串指着第四盏灯笼，道：“第四盏上写的是……”

小五子立刻笑道：“这个字我学过，叫‘大’，对吧！”

钱一串笑道：“你真聪明。”

小五子心中暗想，这个“大”字早就会了。

钱一串又指着第五个灯笼，道：“第五个字是‘赌’字。”

小五子立刻念道：“赌”。

钱一串笑笑，道：“最后一个字叫‘坊’字。”

他顿了一下，又道：“后三个字合起来是‘大赌坊’。”

小五子笑道：“六个字合着念，就是‘姜子牙大赌坊’”。

哈哈一声笑，钱一串道：“孺子可教也。”

小五子道：“是个赌钱的地方。”

钱一串道：“不错。”

小五子道：“赌坊就叫赌坊，为何叫姜子牙大赌坊？难道这家赌坊是姜子牙开的？”

钱一串一声干笑，道：“姜子牙怎会开赌坊，只因姜子牙曾在渭水河上钓过鱼，他老人家的钓鱼钩子没有钩，是直直的一根针，哈，可邪门得很，竟然还是有鱼被他老人家钓上来，后人便说，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

小五子笑道：“真有意思，到赌坊的人不就是愿意上钩的鱼

儿吗？这名字起的真妙。”

钱一串笑笑，道：“我却相信，巴结那小子绝不是普通的鱼儿，他是个专食鱼饵的鱼精。”

小五子道：“那就进去瞧瞧。”

钱一串道：“急什么，反正一时间他又不会出来，我们先去吃酒。”

小五子道：“我早就饿了。”

两个人又匆匆的赶到望月大酒楼，钱一串刚要走进去，忽然回头就走。

小五子惊异的追问，道：“钱叔，你又发现什么人了？”

钱一串拉着小五子走到大街上，他走的有点慌张。

小五子从来没见过钱一串如今这模样，就好像遇到鬼一般，就差身子没吓得哆嗦！

钱一串回头看了一眼，这才拍拍胸口，道：“好险！好险！”

小五子道：“好险？钱叔，你也害怕了？”

钱一串仍然在回头望，他的样子就好像老鼠见了猫。

小五子道：“钱叔，我记得你们几个叔叔最怕‘刀公子’南英，除了南英，你们天不怕地不怕……”

钱一串猛叹一口气，低沉的叱道：“你说什么？”

小五子道：“我说你遇上厉害的人，你吓成这付样子，连我的话你都未听见。”

钱一串嘿嘿笑道：“小孩子你懂什么！”

小五子道：“我是不懂才问你。”

钱一串道：“走吧，找个小馆吃一顿，再去‘姜子牙大赌坊’。”

钱一串与小五子二人找了一家小小牛肉馆，钱一串要了二大碗牛肉汤，又要了两斤大饼。

小五子喝了一碗不过瘾，又切了一斤牛盘肠，二斤葱油饼，吃得钱一串也吃一惊。

“你好像三天未吃饭。”

小五子边吃边笑道：“天都黑了，我们才吃今天的头一顿，我早就肚皮空空了！”

他看着钱一串有心事，便又低声问道：“钱叔，你刚才又看到什么人？”

钱一串看看四周坐的都是陌生人，便低声道：“我遇见了两个令我极不愿意见到的人！”

小五子眨着眼睛，道：“谁？”

钱一串道：“一个叫刘言，另一个是酒肉和尚。”

小五子道：“这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钱一串道：“这两个人都是难缠人物。”

他顿了一下，又道：“刘言三十来岁，前些年我便认识他，这家伙人称‘绝一镖’，只要镖出手，这人非死即伤，最令人头痛的，这家伙是百花谷的女婿，他的老婆叫上官兰花。”

小五子迷惘的道：“百花谷又怎样？我们恶人洞还怕他们不成？”

钱一串道：“谁怕谁？我们只是不愿去招惹他们罢了！”

小五子胸一挺，道：“我就不怕他们！”

他双肩摇晃着，又道：“钱叔，那个酒肉和尚是谁？”

钱一串低声道：“少林寺空字辈的老大。”

小五子笑道：“你是说替我们守洞口的两个和尚师兄？哈，真有意思！”

钱一串道：“一点也没有意思，你知道，酒肉和尚的本事有多大？”

小五子道：“有多大？”

钱一串道：“一巴掌拍死一头牛。”

小五子伸伸舌头，道：“果然利害。”

钱一串道：“不巧的是这两个家伙如果看见我，他二人就不会放我走。”

小五子道：“为什么？”

钱一串道：“有仇啊！”

小五子道：“什么仇？”

钱一串道：“替恶人洞守洞口的空见空明，当年曾同我约斗在大凉山。这件事情后来被这酒肉和尚知道，他一直在找我，你知道吧，酒肉和尚很少回少林寺，因为……”

小五子笑道：“因为少林寺没酒没肉尽吃素，他吃怕了，自然不愿回去了。”

钱一串道：“你猜对了一大半，后来他回到少林寺，发现少了两个师弟，又听说空见与空明曾同我约斗，你想想他会同我善罢甘休？”

小五子又道：“还有那刘言呢？”

钱一串道：“你是说‘绝一镖’刘言？”

钱一串忽然嘿嘿笑道：“小五子，你看你钱大叔是不是一表人才？”

小五子还真的仔细看了一阵子，道：“钱叔的眼睛亮，鼻子也没倒着长，论身段，既不胖又不瘦，不高不矮最适中，应是一表人才。”

笑笑，钱一串道：“与那刘言一比如何？”

小五子道：“我不认识谁是刘言呐？”

一声苦笑，钱一串道：“我忘了没指给你看，唉……我是比姓刘的大了十岁八岁的，可是……”

小五子笑道：“钱叔你……”

钱一串道：“当年我也追过上官兰花，可是偏偏冒出个风流倜傥，家势显赫，年轻漂亮的刘言，上官兰花就像驭着一阵风也似的刮进了刘家门，哼……”

小五子笑道：“钱叔被甩了！”

钱一串冷冷道：“有人叫我不高兴，我也会叫他不痛快，就在他们结婚的那一天，我放了一把火，烧了他们的新房，哈哈

……那场大火烧得好!”

小五子道:“他们知道是你干的?”

钱一串道:“他们应该猜得到。”

小五子道:“难怪钱叔见了他二人你就跑,要我也会跑,而且跑的比你还快。”

钱一串咬咬牙,道:“我可并不怕他们!”

小五子笑道:“不怕?那你为什么要跑?”

“啪”,一掌打在小五子后脑勺。

小五子一惊,道:“你怎么打我!”

钱一串道:“打你是叫你清醒,你难道忘了罗老大的话了?”

小五子擦着后脑袋,道:“罗大叔说什么话?”

钱一串道:“他要我们来玩是假,多注意江湖人物是真,更要紧的是不许惹事,你忘了?”

小五子干干一笑,道:“原来钱叔并不怕他们,是我低估钱叔了,就凭钱叔的‘八手遮天’绝学,又怎会怕什么酒肉和尚。”

钱一串道:“少给我戴高帽子,走,进去看看巴结,那小子一定赌上了!”

面前已来到“姜子牙赌坊”。

这时候的人最多,多得有人站在大门口等着门里面的人挤出来。

这年头也真怪,就有那么多甘愿上钩的鱼!

钱一串拉着小五子走进门,大门内有个丈二高两丈宽的大屏风。

灯光之下,屏风上雕刻的画令人发笑。

那画上画雕着一条大河,河岸的大石头上坐着一位仙风道骨的白髯老叟,手持钓竿尚未放入水中,清楚的看到钓绳一端的鱼钩是直的。

河水中的鱼儿一大群,就等着啃食钩子了。

画的十分传神,雕工也很精细,但来来去去的人却没有一

个人站在画前欣赏。

鱼儿是不懂欣赏的，鱼儿只会糊里糊涂去争食。

挤在人群中走进“姜子牙大赌坊”，钱一串拉着小五子不在前厅看，他摇摇晃晃的到了第二道大院里。

二道大院里有一座独立大厅堂，那儿灯火辉煌，气氛也不一样。

在这座大厅上穿梭的是几个大姑娘，穿的都是露背装，灯笼裤子短衣裳，背上乍一看好像是个大月亮——原来女人背上白得宛如擦了粉一样。

这几个女子手脚都俐落，送茶送烟还倒酒。

大厅上三张大圆桌，玩的是三十二张牌九。

这玩意一翻两瞪眼，可也最干脆！

“八只手”钱一串踮起脚来到三张桌子前仔细看。

小五子只能看到一堵堵的人墙，他连桌面也看不到。

钱一串看了一阵未开口，面上挤出个神秘的笑。

小五子拉着钱一串的衣襟，道：“钱叔，这地方不好玩，乱七八糟的。”

钱一串低声道：“你懂个屁，这地方若是不好玩，怎会有那么多人跑来挤。”

小五子道：“我看不到哇！”

钱一串忽然笑道：“小五子，你一语提醒我了，来，我把你扛在肩头上，半张面你替我遮住。”

小五子立刻笑道：“好哇，叔钱是怕遇见熟人，我就遮住你半张面。”

小五子横跨在钱一串的肩头上，这一回他可看的清楚，所有的三张桌面上，他全看见了。

桌面的周围放满了银子，正中央堆着骨牌，每一个围着的人都瞪着一双大眼睛，谁也不看谁一眼，聚精会神，便亲老子来也不认了。

钱一串挤在右面一张桌子边，有人见他扛了个孩子来赌钱，不少人反向他望过来。

这地方很少看到这种怪现象，有人就怀疑，这家伙不会把肩上的孩子当赌本吧？

谁会要啊！

桌对面坐了个大胖子，一双胖得宛似刚出锅的大馒头般的大手，正在叨切着三十二张骨牌，别看他手肥指头粗，三十二张牌在他那十指的拨弄下还真的妙，就像活的一样揉、切、推、送、叠，是那么的干净又俐落，看的人眼花撩乱。

至少小五子看得就眼花撩乱。

十六张牌推出来了，可是胖子又从中间抽回八张。

旁边一个壮汉立刻大声道：“下，下！”

下什么？小五子当然不知道。

钱一串笑笑，立刻把身边所有银子堆在桌面上。

于是，桌面上立刻堆了许多银子。

骰子掷出，是七点——七对门，天门先拿。

钱一串拿第二把牌，他不用看，轻松的把两张牌摊在门前——天牌一对。

末门的几个人都笑了，有人搓着手，等着庄家赔了。

钱一串身后面有个大汉，拍拍钱一串的背，笑道：“老子们输了半天，腰包都快被掏空了，你老兄一来就拿好牌，真有你的！”

另一人也笑道：“老兄，你没见这位老哥扛了个娃儿？他是散财童子呀！”

小五子不懂散财童子是谁，瞪着眼睛看庄家。

两张牌庄家拿在手上捏着不放下，看着胖子把一张牌递在另一人的手上，口中大叫：“天兵天将咱不要，老伙计，花果山搬请猴王爷！”

胖子边叫边舞动双手，可是他就是不把牌摊开。

钱一串低声对身边的人笑道：“你们等着挨宰吧！朋友，天牌打不过孙猴子。”

此刻，天门一对铜锤也亮出来了。便出门的牌也不小，四平八稳的板登对子。

庄家的一张牌砸在桌面上，大声吼道：“伙计，你快快去叫丁三来。”

原来他摊开一张六点来。

那旁边帮腔的唱起来：“不是天来不是地，王八小五躲起来，兄弟呀，我把猴爷搬来了！”

“啪”的一声，他把一张牌砸在桌面上，敢情真是丁三爷。

庄家似笑不笑的一声吼：“通吃！”

只见那人伸出一支长形木板来，桌面上他一闪又捞，所有的银子便被他捞到面前。

四周一片死寂，半晌，才有人一声叹息。

小五子也傻了眼，他低声道：“我们的银子！”

钱一串忽然双手一托，把小五子放在桌面上，他面上露出个干笑！

胖庄家一怔，道：“朋友，你这是干什么？”

钱一串道：“赌呀！”

胖子愣然道：“你赌这孩子？”

钱一串道：“不错。”

胖子咧嘴笑道：“我可没有孩子赔你。”

钱一串道：“我不要你赔孩子。”

胖子又是一声粗笑，道：“你把这孩子折多少银子？”

钱一串道：“你是行家，由你决定。”

胖子伸手摸摸孩子的头，小五子直觉得他的手没有骨头似的好柔软。

胖子边摸边问道：“这孩子没毛病？”

钱一串立刻对小五子道：“翻个斤斗给他瞧！”

小五子立刻在桌面上弹身而起，拧腰就是个空心斤斗，就好像庄家搬来了孙猴子，喜的庄家直咧嘴！

钱一串道：“折价多少？”

庄家道：“出你一百两。”

钱一串点点头，道：“就这么办，你发牌吧！”

赌银子变成了赌孩子，所有的人不赌了，且看庄家这一把牌了，因为钱一串这一注就是白银一百两。

胖庄家又推出两叠牌，照着规矩还是八张。

骰子掷出来，又是七个点。

第二把牌钱一串取在手，他一把便摊开来，竟然是板登配灯七，只有长一点。

庄家的摊开来，却是梅花配十一，也是长一点。

钱一串哈哈一声笑，他把小五子一推，对庄家道：

“这娃儿是你的了。”

钱一串推开人群大步往外走。

小五子在桌子上大叫，道：“钱叔，你怎么玩真的？你不要我了？”

钱一串回过头来苦笑，道：“别跟我了，整天吃苦受罪没好睡，挨冻挨饿还得吃生活，算了，你留下来跟着朱胖子过日子，他没儿没女没指望，你以后便吃香喝辣享福了，小五子！”

钱一串似乎真的伤心了，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便一跺脚，往前走去了。

胖子后面忽然走出个壮汉，一把抱住小五子，吃吃笑道：“走吧，跟我后面吃糖去。”

胖子取出一锭银子，对那壮汉吩咐：“买套新衣，带他去洗个澡，这娃儿长的真不赖，我一见就喜欢。”

便在这时候，突然一只手伸过来，一把抓住小五子的脚，道：“等一等。”

小五子低头看，不由一怔，他再也想不到，此时此地，这

个人会出面。

这个握住他双脚的人，正是他与钱叔追踪的人。

听钱叔说，他叫什么“黄雀”巴结。

小五子并不知道，巴结也是“姜子牙大赌坊”的常客，他只知道巴结是八邪之一，是钱一串说的。

那胖子见有人拉住小五子，胖嘟嘟的面上一抖，几乎抖掉半斤肉下来，但当他看清握住小五子脚的人之后，便不由得吃吃笑道：“哈，原来是巴兄！”

“黄雀”巴结冷冷道：“你少称兄道弟，赌场不认亲，朱胖子，巴某也看中这娃儿了！”

朱胖子道：“你看中没有用，我不赌这娃儿！”

巴结沉声道：“孩子未下桌，他还是赌注一个！”

巴结伸手入怀，立刻取出一张银票，沉声道：“一千两，你不赌也不行。”

朱胖子一怔，道：“姓巴的，这是长安城！”

巴结冷冷道：“我比你清楚，何用你提醒我。”

朱胖子咯嘣一咬牙，道：“好，只赌一把。”

巴结道：“出牌吧！”

这张桌面上的人全瞪了眼。

小五子仍然站在桌子一边，他几乎想笑出来，因为他心中很明白，他们任何一方也拦不住自己，如果自己不留下来。

小五子也想知道，钱叔此举必有用意，他的用意又是什么呢？

小五子就是想不通这一点。

想不通的事情最好顺着来，任由情势发展下去，这样，小五子总是会明白过来的。

小五子不开口，也不再反抗，便是他想到了这一点，而且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还是不反抗。

如果他挣扎，甚至又跑回钱一串身边，说不定连钱一串都

会揍他。

小五子不能不开窍，因为他明白如今是同些什么人物在一起，他必须处处小心，时时谨慎。

朱胖子的牌又推出来了！

巴结站在天门，骰子掷出七点，他一把抓住第一副牌，他就是不摊开。

朱胖子把一张牌又交在助手之手，他沉声在叫：“大天一张便是王。”

助手真灵光，笑嘻嘻的摊开来，果然是一张大天，天九王，猴子也难挡，庄家是赢定了！

“黄雀”巴结面无表情的道：“一副天九牌有几张天牌？”

朱胖子一愣，道：“当然是两张。”

巴结道：“那么你为何推出三张来？”

朱胖子惊怒的道：“姓巴的，你凭什么如此说？”

巴结轻松的翻开自己的两张牌来，果然是两张天牌——他拿的是大天一对。

四周立刻传来咒骂声：“诈赌！”

一千两银票又收回来，巴结抱了小五子就走！

朱胖子楞在桌边不开口，有几个输家在吼叫着退钱了！

“姜子牙大赌坊”也诈赌？

其实哪个赌坊不诈赌？

如果都去赌坊捞几个，王八蛋才愿意开赌坊。

“黄雀”巴结抱着小五子往赌场外面跑，他匆匆地走下台阶来，街两头他仔细看，根本看不见钱一串。

嘿嘿一声笑，巴结问小五子，道：“你叔叔呢？”

小五子道：“我什么叔叔？”

巴结道：“扛着你进场的叔叔！”

小五子道：“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巴结一笑，忽然也把小五子扛在肩头上，一路走出小南门，

又走出长安城。

小五子问道：“叔叔，你要把我带到那儿？”

巴结道：“你们一定住在城外面！”

小五子道：“谁说的？”

巴结道：“小东西，你想不想活？”

小五子惊讶的道：“你要杀我？”

巴结道：“那可不一定。”

小五子道：“你可别杀我。”

巴结道：“那得看你是否合作。”

小五子道：“怎么合作？”

巴结道：“我先问你，你同钱一串那混蛋住在什么地方？”

小五子道：“住在城外，什么地方我就知道了！”

长安城外走一圈就有二十四里长，城外何其大！

小五子心中早就知道，这姓巴的一定认识钱一串。

钱一串认识姓巴的，姓巴的自然也知道钱一串。

巴结可也真干脆，他自腰上取出一根长带子，立刻把小五子吊在城壕边的柳树上。

小五子已尖声大叫，道：“喂，吊死人了！”

巴结吃吃笑道：“如果吊你不死，老子准备活生生打死你这调皮捣蛋鬼！”

他说打就打，一根细柳条就往小五子的身上抽起来！

小五子被打得莫名其妙，不由得又叫道：“喂，你怎么打我！”

巴结嘿嘿笑道：“我打你是要你叫，你叫了以后我才打心眼儿高兴，哈……”

“啪……”

又是一连几下狠打，打得小五子全身一阵抖颤！

小五子恨透了巴结，他恨不得捅他一刀。

他真后悔，为什么会任由姓巴的拿绳子把自己拴起来，他可以逃跑的，可是他想到了钱叔一定有目的，所以他没有跑。